



先锋小说10年选

# 守望先锋

何锐 ◎主编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守望先锋：先锋小说 10 年选 / 何锐主编.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9  
(新世纪文学突围丛书)  
ISBN 978-7-5399-3906-3

I. ①守… II. ①何…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  
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56893 号

书 名 守望先锋：先锋小说 10 年选  
主 编 何 锐  
责任编辑 二 木  
责任校对 张松寿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http://www.jswenyi.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照 排 南京凯建图文制作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40 毫米 1/32  
字 数 330 千  
印 张 11.625  
版 次 2010 年 9 月第 1 版，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3906-3  
定 价 29.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 努力探寻文学突围的路径

序《新世纪文学突围丛书》

何 锐

不经意间,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就同我们擦肩而过,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呈全方位跃动的文学态势,曾让我们对新世纪的文学曙光满怀期待。汉语文学总体水平的提升,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文学未来格局中意义和价值的凸显,曾经是我们坚执的信念。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传媒业的最新发展、互联网的大面积覆盖,市场经济潮流的来势迅猛,特别是网络文学的勃然兴起,文坛格局发生了新的变化,作家与写手越来越拉开了彼此的距离,文学从边缘化走向了泛化。虽然新世纪十年的文学仍保持了九十年代文学的水准,延续了当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但并未取得实质性的突破,特别是纯文学的空间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挤压,终极价值迷失,媚俗成为时尚,创新精神的匮乏使文学再度陷入困境,纯文学的执着追求者和坚守者不能不心怀忧虑。新世纪文学该如何突围,才能辟出一条新路,是一些作家正在严肃思考和认真面对的课题。

基于文学格局的调整和纯文学自身正在发生的变化,在去年着手《山花》栏目设计时,我有意识地同一些作家进行了沟通和交流,并就文学自身的反省达成了共识:新世纪文学遭遇瓶颈,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经典意识、先锋意识和都市意识的匮乏,这就启示我们要从新的维度去思考和探寻文学突围的路径。而同时,还要毫不迟疑地把关注的目光转向承上启下的一代作家——70后,因而我在《山花》上毅然开设了“回应经典”、“先锋之旅”、“都市书写”、“聚焦70后”这四个栏目,并迅速得到了作家们的积极回应,今年,我因退休不再担任《山花》主编,遂接受友人建议,与出版社同仁一起策划编书事宜。没想到这套新世纪文学突围书系的缘起,竟受到上述栏目创意的启迪。只是为准确起见,我特意将原有的栏目名稍作了变动,故而这套丛书各卷命名依次为:“回应经典”、

“守望先锋”、“感觉城市”、“把脉 70 后”。四个书名,四组动宾结构,“回应”、“守望”、“感觉”、“把脉”都指向特定对象,具有一种动态感和方向感,从而组合成了文学突围的四个关键词。

## 关于“回应经典”

经典是文学殿堂的瑰宝,又是衡量文学价值的尺度,它代表着一个时代文学的最高成就,始终处于文学版图的核心位置。不言而喻,经典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门槛,事实上只有极少数极具禀赋的作家才有资格入乎其内,但任何一个真正的作家必须以经典作为参照或借鉴,使自己的创作与之具有某种相关性或千丝万缕的联系。坚持经典的价值取向是提升文学品质的必要条件,也是纯文学存在的理由。当然,经典需要时间检验,也许这个时代真正的经典还来不及产生,也可能文学经典已具雏形,但尚未被公众所体认,这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一个优秀作家必须以自己的方式对经典作出回应,自不待言,作家们是会有自知之明的,他们深知经典可遇而不可求。经典总是凤毛麟角的,但对经典的回应却可以千姿百态。不容置疑,回应经典是一种姿态,其中不乏对经典的诉求。而对经典的天才回应有时就可能造就另一部经典。回应经典本身要求作家必须具备经典意识,经典是作家审美意识、生命理想和他所置身其中的生存世界高度融合的产物,它对心灵境况的领悟、对人的处境的探索、对生存世界的批判都是具有深度的,而这三者又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人的心灵和人所生活的世界是丰富和复杂的,存在的多种可能性是不言而喻的,而经典正是向我们昭示小说的可能性和限度,一方面专注人类生存的普遍境遇和重大精神命题,另一方面又潜心于小说技巧、文体风格多样化的探索和尝试。这就注定了经典的非同寻常,一如卡尔维诺所说,“经典是每次重读都像初读带来发现的书,经典是即使我们初读也好像是在重温的书”。这便是经典的艺术魅力所在,这也是我们何以要回应经典的缘由。本卷收入当初由我组稿并责编的 21 位出生五六十年代实力派作家的作品,每位作家一个精彩短篇,一篇关于经典的随笔,因小说了解作家的创作水平,由随笔感知作家对经典的领悟。

## 关于“守望先锋”

先锋文学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大多数人避而不谈,但私下却常为人们所企盼和关注。我仍坚持认为,先锋性不过是文学性所延伸的属性,文学性和先锋性是密不可分的,回避先锋性谈文学性,意味着创造精神的匮乏,而离开文学性的先锋性只能是伪先锋性,是对时尚的追逐和媚俗。先锋是媚俗的天敌,它也羞于与时尚为伍,它命定是一种孤独的存在,先锋文学常常表现为对文学性的某种偏执和强调。我们所理解的文学性抑或先锋性,不仅是一种写作姿态,更是严肃的精神立场,既包括文体层面的变革,更涵盖精神向度上的探索。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是人类生存的诗意呈现,这种语言艺术与图像文化的根本差异,在于它具有审美内视性特征。内视性想象始终与内在体验和情感倾向如影随形,它创造的内视化世界是一种想象的世界和虚构的现实,理所当然的是一种精神性存在,正是这种虚构性和内在精神特质成为文学的基本属性,它植根于作家的审美感悟力、想象力和内心生活的丰富性,不断拓展文学特有的审美疆域。基于文学自身的审美要求,无论独具禀赋的神性写作、智性写作或灵性写作都需要寻求新的表达,采用独特的表述方式,并且离不开对生命本身的追问和思考,对精神指向的多重性和不确定性的专注,它们都无一例外地执着于这种内在不确定性的表达,正是对这种不确定性所衍生的存在的可能性维度的把握,才是文学或小说的真正奥秘所在。从文学性的角度来理解先锋性,有利于破除先锋性的神秘感,使人们意识到,作家对生命体验的超常性表达,对生存哲学的非常规思考,对小说叙事和艺术形式的探索,对文学自主性和文本观念的强调,并非哗众取宠,而是基于创作主体对文学现存秩序的一种反叛倾向和变革冲动,以及在叙述姿态和策略上的必要调整,意在实现文本形式和思想内涵的双重超越。因而,我以为应视先锋写作为常态写作。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新世纪以来先锋写作一直没有终止,不仅仍有文坛宿将在孤寂中坚守,文坛新锐也并未对前卫或先锋弃之如敝屣,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散落于网络和民间的先锋,以及名不见经传的另类写作者。本卷主要收入五十年代

至八十年代十余位作家新世纪以来,在《山花》上发表的具有先锋特质的中短篇小说。尽管难免瑕瑜互见,水平也参差不齐,但毕竟从一个侧面展示了中国先锋小说的实绩。

## 关于“感觉城市”

较之乡村叙事,都市书写是我国当代文学中相对薄弱的一环,作家都市意识和城市书写经验的双重匮乏,无疑给写作增加了难度,但现代社会的转型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却给城市文学提供了机遇和挑战。向都市书写的广度和深度掘进,是拓展小说视野,促进文学观念变革的需要,它既可以促进小说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变,又有助于深化文学现代性的主题。城市已成为当下中国最重要的人文景观,随着城市边界的延伸和扩展、城市文化符码的翻新、城市内部社会结构的演变、市民社会和市民阶层的崛起、以及农民工的大量涌入、社会两极分化的明显加剧,给城市书写提供了新的契机和可能性。城市本身是一柄双刃剑,城市生命图景和生存脉动,是人类进步和现代文明的表征,而同时,城市物欲的巨大诱惑,又是导致人异化的根源。城市文明和城市原罪的连体共生性是由资本运行的内在逻辑所决定的。要着力揭示城市现代性的丰富而深刻的内涵,呈现当下城市的巨大包容性,同时不能无视城市文明与农耕文明的依存和关联,这是当今中国文学城市书写中的重点和难点。本卷收入了二十余位作家城市题材的小说,其中有的作品所表现的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城市生活,但切近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生存真实,因而也有让其入选的理由,这二十来篇小说涉猎白领、小资、市民、知识分子、农民工,以及北漂各色人等的多元生存和城市生活的多种景观,集中展示城市的魅力和诱惑,体认城市精神和伦理,表现城市生活的心灵和情感历程。同时也让我们看到城市表象背后人性扭曲和物欲膨胀的真相,发现一个异己而陌生的世界。尽管入选作品在都市景观的呈示,城市书写氛围方面仍存在明显不足,一些作品较多触及城市边缘和表层,诉诸感觉却意味不足,偏于写实而想象乏力,对人性深度的揭示显得捉襟见肘。但我们对中国文学城市书写的新的转机仍充满期待,毕竟我国城市文学尚处于起

步阶段,重要的是作家首先要勇于接纳城市,全方位的去感知城市,进而培养并扩展对城市的感觉,用心灵去触摸城市,敏锐把握时代的脉搏和城市中社会、心理、价值的种种嬗变。

## 关于“把脉 70 后”

70 后作家可谓生不逢时,刚好处于时代夹缝之中,前有五六十年代作家功成名就、尘埃落定,在文坛引领风骚,后有 80 后作家受市场青睐,行情看涨,声势逼人。为改变其处境和命运,在一些文学期刊的推动下,70 后先后经历过两次崛起,但仍未争得应有的地位和影响,以致后来人们谈论 70 后竟成了一个尴尬的话题。而实际上,70 后是当今文坛最活跃、且颇有实绩的创作群体,文学期刊中作品的大面积覆盖,并保持一定的水准,足以表明他们是纯文学阵地的中坚和主力,难能可贵的是,他们大都有自知之明,不浮躁、也不自卑,导致 70 后大器晚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他们创作仍缺乏新的突破,鲜有代表性作品,特别是有影响的长篇力作。二是批评的关注度不够,目前比较活跃的学院批评家关注的重心多为功成名就者,与之相对应的 70 后批评家势单力薄,布不成阵,与 70 后作家队伍不相匹配。因而我们更多看到,对 70 后的创作采取了一种简单化的处置办法,或用主流话语或传统批评模式,轻易加以贬斥;或以“后现代”尺度进行价值判断,导致了批评的错位或失位。三是市场与媒体的双重疏离,市场受商业驱动,热衷于青春写作和时尚写作,不惜对 80 后热炒,而对坚守纯文学阵地的 70 后显得冷漠。媒体更多看重名家,关注主流,70 后自然成为空挡。媒体和市场的合谋,导致了对 70 后不应有的遮蔽。有必要指出,70 后是中国文学真正承上启下的一代,在纯文学的谱系中,他们与五六十年代作家一脉相承,彼此的创作有着血缘上的亲近或关联。而其文学禀赋、颖悟力等方面的凸显优势,虽以其代际差异拉开了与 80 后的距离,但由于他们的成长经历、文学道路和纯文学的创作实绩,其影响势必波及到一代文学新人。70 后的真正崛起,对于未来中国文学的意义不可低估。当务之急,是对 70 后文学创作态势加以整体性的把握,并对其有价值的创作个案进行透视和



剖析,围绕他们创作中存在的问题和可能性认真把脉,找出问题的症结之所在,同时发现他们独具的禀赋和潜质,开掘新的可能性和前景。本卷收入十多位活跃于当今文坛的批评家的二十多万评论文字,对70后创作进行了全方位的审视和梳理,既有对这代作家创作总体性的综合评论和诠释,也有对创作个案的鞭辟入里的分析。所收论文多半曾刊在《山花》“聚焦70后”栏目中,有几篇则是我早先的约稿,但由于我的离任,该栏目自然终止,这些约稿只好发在另外的刊物上。在此一并收入,算是作个纪念。另外,征得作者同意,我还特意选入批评家洪治纲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上的《新时期作家的代际差别与审美选择》一文,意在通过与五六十年代作家的比较研究中,给70后的创作提供一个参照系,以利进一步思考和探寻文学突围的路径和方向。

这套文学丛书是由贵烟冠名的,贵烟是贵州中烟工业公司简称,贵烟本身又是一个知名品牌。十年前为回报贵州烟草业对纯文学的支持,并彰显黄果树品牌的影响力(黄果树集团是贵州中烟工业公司的前身),我曾主编过一套以黄果树冠名的书系。十卷本的书系中收录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山花》杂志上的优秀作品。进入新世纪以来,中烟工业公司品牌重心转向“贵烟”,而“贵烟”原本就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老品牌,对其重新打造和提升,既是对历史的尊重,也是对未来的期许,贵是一种态度,是一种身份或档次,“贵烟”的华丽转身,别具一种象征意味。以之来冠名这套文学突围书系,是恰切不过的。这套丛书的出版得到了贵州中烟工业公司一如既往的支持。在此,我谨向贵州中烟工业公司全体员工表示由衷的感谢,并向具有文学眼光的企业家致以崇高的敬意!此外,我还要感谢作家朋友们和江苏文艺出版社同仁,正是他们的睿智和对纯文学的信念,才使这套丛书得以顺利出版。

# 目 录

## 努力探寻文学突围的路径

序《新世纪文学突围丛书》 .....	何 锐( 1 )
无相岛 .....	刘 恪( 1 )
磅、盎司和肉 .....	朱 文(15)
呦呦鹿鸣 .....	韩 东(26)
红叶 .....	残 雪(41)
寻找先生 .....	麦 家(50)
你在哪 .....	李 洱(59)
真理与意义	
——标题取自 Donald Davidson 同名著作 .....	七 格(68)
失败之书 .....	李 浩(105)
小说 .....	刁 斗(133)
雨中的墓园 .....	墨 白(182)
娅 .....	黄孝阳(209)
女巫词典 .....	何小竹(229)
谋杀 .....	余 地(260)
K .....	赵 刚(278)
第九夜 .....	苏瓷瓷(309)
十月 .....	吕 新(320)

# 无相岛

刘 恪

## 何时，何地，何人，何往

我上了岛，沙石在脚下咯哧咯哧地响，远处是灰白灰白的，似是一片芦苇阴影，拱起的脊梁是山？还是屋子？我在一块石头上坐了一刻，湖水涌上岸的声音撕拉撕拉地，浪与石的缠绕，有一种夜里磨牙的坚硬，风从石头间爬过来，身体抖索了一下，想咳嗽一声，仿佛喉结冻住了。

还是可以听到荒芜间某种沙沙的声音，阴暗时，可感到会有蛇钻出来吐着信子。我走了半里地开始有芦苇柴堆，白花花的芦苇穗子，很软，很轻，手抓住它，被扎了一下，蛇！软软的，踩着也没动，吓我一跳，细看是干透的水蓑衣和菹草缠在一起，天空的月很透，很像剪缺了的窗纸贴上去的，随时都会被浮游的云飘走。这时才想起我是被水浪送上岛的，我的环境监测小皮艇在洞庭湖触礁碰翻了，看月亮和云的布局，应该夜深了。我这是在哪个岛上呢？

月光把视线拉得很远，游丝一般粘连，融成了灰蒙蒙的一片，我在湖洲上已经走了二里路，脚下踩着蒲草和茅芽根，很有弹性，总担心蛇会从草丛里袭出，其实入冬后便不再有蛇，蛇是在感觉中出没的，害怕是从心底里升起来的，总觉得有脚步停在我的身后，回顾，旷野上空空洞洞的仅是风的想象，无形中便有芦苇桩扎痛了我。前面似乎有一个人影，还披着蓑衣，挑着鱼篓，那条扁担有裂缝，吱吱呀呀地响，很刺耳，他从芦苇丛的小沟边插过，我赶紧追上去，那人离我几步之遥，我快他快，我慢他慢，总追不上，或许是个偷着贩鱼的，怕人捉住。我不能判断走了多久，终于

有了一个小村庄,隐隐的灯光,那人很快被村头的房子隐没了。我站在头屋的檐下,那是砖墙,一捆一捆的芦苇堆成的屋顶,芦秆底下还压了一层塑料膜,窗户孔很少,也是塑料膜给钉得严实。我放心了,终于有了人家,我进入第一家时正好有一人出来,嘴里还哈着热气。有人在里面吃东西,小矮桌子上放着搪瓷盆,只有一盏马灯从横梁上吊下来,那个人在两桌的中间坐着,桌上有酒精炉,那固体酒精是红的,我发现那上面的锅有点漏,不时还哧哧地响一下。这时我感觉饿了。于是和那人背靠着坐下要吃的。

## 一家小酒馆

室内热汽腾腾,有一种糊浆雾状的东西浸透,马灯更是幽暗晦涩以致人们在对面也互相看不清面部,朦胧中仅能听到哧溜哧溜喝鱼汤的声音,那种辣味也从迷茫中浸至我的嗓子眼了,我大声喊:老板,我要个鱼火锅。但没有呼应。

又有人进出,袖着手,彼此并不道别,背后那人低着头只管喝汤喝酒,他身上有股热量传递过来,很有冲劲,气息浑厚抵着我的尾椎那儿像一个绵实的拳头,我想这是个有力量的家伙,凭他嗓子里哼哼,那种滞重是从腹部里传出来的,这种人不好惹,我本能地挪了挪位子。

喂,外乡人,喝口酒,做男人,不能少了那玩意儿。他说得模糊,送过来酒碗,我喝了一口,马上咳嗽起来了,一种辛辣,苦涩得很,口腔里有一种针扎痛的感觉,洒落口后往下沉,从来没喝过那种酒,我吐吐舌转头说,要二两酒鬼酒,老板说没有。

这是铁菱角酒,喝着身子骨能炸开。你说的酒鬼是堂客们(女人)喝的,有卵用的家伙。

我只听说过铁菱角,洞庭湖里野生的菱角,坚硬无比,有时得用那种厚脊的篾刀才能砍开,肉质如木屑。我仅听说从未见过吃过,江湖人说,铁菱角千年不烂,据说杨么曾用铁菱角遍布湖滩为阵,首破岳飞数万大军。

来喽,鱼头火锅,桌上有剁辣椒,请慢用。

我喝了几口鱼汤，鲜极了，浓汤润在嗓子眼里那种鱼味却在腔子里飘散，鼻息里都是醇醇鱼汤味，肠胃一下润滑了。喝了几口后加上了辣椒，可筷子在鱼锅里翻动，仅是一副白骨厉厉的鱼架子，再听卡卡喳喳的声音，是另一桌上有人在嚼那鱼骨头，大鱼长刺有筷子头那样粗细，我不能相信鱼刺也能吃么？夹了一根鱼刺放在嘴里，嘎嘣，我用力一咬没想到把牙磕痛了，不要用劲鱼刺便碎，几乎散开是豆粉的香味，太怪异了。我回头看看背后那人把一锅鱼吃得干干净净，那囍儿在肠胃里翻动。他身体沉重压得那松了榫头的凳子摇摇晃晃，桌子与凳，油腻与黑乎乎，还有那昏暗的灯让屋子里事物都褪尽光泽，我真正感到了一种东西是如何从内部腐烂的。那人吧嗒吧嗒抽着旱烟，灰烟像生鱼刺一样扎人，扎痛了还没出血，痛感拉着全身的神经，有人止不住咳嗽，他把头低下来幽幽地说，倒啦！倒啦！在我还不明白倒啦是什么意思的时候，我左座的一个人便倒在桌子底下了，我伸手去拉他，那种沉重是无法提起的，那暴出的两颗大白牙还粘着红辣椒末，紫色浓厚到枯黑你能感到他在蠕动，哇哇一张一合，那响声是从一个很远的深洞里抽出来的，牙齿磕着，弄不清是碎了还是掉了，一股浊黄的东西涌出来，稀稀糊糊一大摊喷到我的脚上，感到热气的时候一股酒糟或馊水的味儿便弥漫的头颅，我觉出肚子里满是黑虫子在爬，胸与肩胛有一种力量在撕着我捂着嘴，把鼻子移到辣椒缸子口。

背后那人起身，低头对我说，小伙子，赶紧跑，或者去找周升麻。

我问周升麻是谁？

你刚才吃的是河豚杂碎汤，还喝了我的铁菱角酒，这还能活命吗？

我一听，起身冲出了小酒馆，扶着墙走了几家，在一扇木门前倒下了。

## 芦苇尖流下的水滴

女人的姿态不停地重复。手中是一把用芦苇穗捆扎的笤帚，拂动时并没有灰尘，弯腰下去端起一个塑料盆，腰肢扭动几下，肩是左边上升然后是右边提起来，盛满的一盆水竟没有一点浮动反倒是那半字木条钉成的

木桌上的一盏小美孚灯，灯花在马口之下，蓝幽幽地光忽闪忽闪地，我倒在床上，不如说倒在一堆芦苇垛上，手脚一动便霍霍拉拉地响，我这是在哪里？还没死么？

这是第三盆水，已经跟你洗了两盆水。你吐了，全是些黄胆水，辣椒，青菜叶，女人腰细臀大，摆动时像耸动的米筛抖着昏暗细碎的光，她的屋子是用一种坚硬苇杆编织的晒帘，这种帘席乡下常用它晾白菜萝卜，或者晒棉花，为了隔风，帘前还拉了一层劣质塑料膜，她不时隐入帘后，最后端出一杯开水，补点水，用饼干填填肚子。她坐在桌前把那小油灯捻亮了一些，光辉涨出了一个圆形晕圈，女人掩了一下鼻子，嚤啞地，你穿着衣服也不像渔翁，我这时才注意到自己穿了一套乡里人的粗布衣，还是对襟布扣的。我笑一笑，暖和多了。

这是我那死鬼男人的冬衣，新的，没穿几次。

是你救了我？吃了河豚，又喝了酒还有救么？我问。河豚春天散籽后才从扬子江溯游，不过洞庭湖也有不能吃的鱼。女人点点头。

周升麻是谁？我喝着水，吃了一点东西，舒服多了。

女人没吭声，就着光亮纳鞋底，似乎还用的红线索，那针一正一反晃动，有时她把针插在头发里划几下，线索随手势跳动，划出优美的弧。这是哪儿？我也不知问什么。

梅塘湾，腰角，卢荻洲，差齐岬，鬼目滩，那些乱叫的地名，我也不晓得这个地方叫什么事名字哟！

我在市环保局干了快二十年了从没听说这些地名，从感觉判断这应该是洞庭湖的中央，是本底湖，洲子上除了野芦苇从来没听说过有人来居住。但可以肯定这都是一些流民，捕鱼？还是伐芦苇？

女人并不猜度我的心思，絮絮叨叨地说，前些年发大水，溃垸三百多里，水漫到桃花山根下，逃难的人群比蚂蚁还多，有一个小女子逃到安胡岗，山里烧窑的汉子给了她一碗饭吃，救了她的命，那妹崽说，大哥我没东西报答你，我把身子给你。那男人瞪了她一眼，你这个妹儿，想让我下地狱不得好死么。快走，找你家人去。妹儿说，我家人都被水淹死了，我没得去处了，你收了我吧。

那男人白了她眼，他注意这娃娃长得蛮漂亮，心动了一下，但还是对

女子说，我有家室了，你走吧。

妹儿走了，第二年又到安胡岗来找那男汉，那汉子忙自己的事没理她，大哥，你不认得我了，我是去年逃难的妹儿，是你救的我。男汉无比惊恐，这一年她变得无比丑陋了，为么事哟？

逃难时被一个坏人强奸了，就变得这么丑了。都怪你，那时要了我也不会落到今日这个样子，男人无话可说，还是忙他的活儿，妹儿，认命吧！走吧，我要封窑口了。

那妹儿看看红红的火，给那男汉跪下磕了一个头。然后跳进窑口，男汉赶忙扒窑口砖，还是晚了，妹儿已经烧化了，男汉封口烧窑，几天不吃不喝。开窑后，妹儿跳进去的地方正好是几个瓷罈子，其他几个都坏了，就一个瓷罈子白得耀眼，那些粗糙的花纹时隐时现，每到深夜便是一个妹儿形状，对着男汉嚶吟一笑，男汉欲哭无泪，终日心事，最后带着那个瓷罈子离开安胡岗，据说就沉在这个湖洲之上。那年有一艘汉口拉货的驳轮在大水期经过这里，触了洲上的水泥墩，翻了，沉在二里路外的港汉里。据说船老板被他的货压死了。那个老板就是强奸妹崽的那个男人。

我这时很轻松，这女人很会编故事，市文史办应该采编这样的民间故事。累了一天，我确实困乏得很，有些迷迷糊糊的，躺在芦苇堆上，女人过来给我铺被子，脱掉身上的衣服，盖上被子后，女人也开始脱衣，每件衣服轻扬飞荡，那些皱褶舞蹈一般的变换线条，很有弹性地拉直，折沟，抛弧，缠绕，扭曲，衣服与衣服，衣服和肉体悉沙，悉悉沙沙地起落，声音闪烁，意味深长地跳动，那女人的双奶挺拔，每一个动作都让奶软绵而有弹性地，但又是笨拙地颠簸几下，灯光闪着如水滴那般的油黄色，从她的乳尖滑下来，我惊讶，但我浑身软绵绵的，不能动弹一下，焦渴得如有一支烟在烧嗓子，那么朦胧迷茫，我意识还保一点清晰。

女人说，在这风湿阴寒之地，交尾就是男汉和妹崽两个抱着在一起相互取暖，阴阳才能够生长，或者灭亡。她眼睛恻恻地，我冷，我需要你。

她把做爱说成是交尾。

这个女人是谁？我怎么会上她的芦苇床，为什么她提到的所有地名我一个都不知道。真奇怪！

## 鱼须 或者储蓄

第二天早晨醒来，室内很清晰，那盏油灯下的鞋板样，那里竖着一道竹帘壁，我喂了一声，没动静，女人什么时候离开被窝，也不在房间，我起床套上衣服，环视一周，帘后仅有一些渔具，腥臊味的马桶，哦，还有一套雨具，包括蓑衣与斗篷，这让我想起刚上岛看到的那个挑鱼的人，拉开门，外面还用芦苇搁挡了一层，我从芦苇搁间钻出去。天地一遍白，风还在刮，滚着一地白色的绣球，后半夜居然下了那么大的雪，恐怕是湖洲几十年来最大的雪，远处芦苇垛变成拱隆的雪堆，村里几栋房子因了透着热气与青烟，不时有人掀这个门进那个屋，在视线内看不到湖，仅有沟渠，不过已经封住了，雪毡厚厚地铺在沟坡上偶尔可望见钻出来的一二支芦苇和柳杈。

我的手机已被水浸坏了，得找个地方打电话，去小卖部用公用电话和总站联系，让他们派船接我，也可买点吃的，他打听村民，那人用手指指，北边拐角处，墙上写有鱼须二字，什么意思？我钻进去了，还真是个小卖部，小百货柜台，桌子上有电话，是手摇的那种，另一半是木条钉成的条案铺上，套了塑料薄膜，上面有鱼网，鱼刀，鱼叉，墙角边有鱼豪，鱼夹，鱼篓。还有炸鱼用的现代工具，炸药包。捕鱼用的东西很全。唯一没有我熟悉的钓鱼竿。条案靠着中柱，柱上写着排笔体：鱼须。不可思议。这帮人竟然把渔具店取了一个如此智慧的名字，鱼须表明有高人存在。我去摇打公用电话，喂，喂喂半天，全是一片盲音，那个卖货女人吃吃地笑，这个电话是不通的，这儿没电话线。

这倒怪了，没电话线，装电话干吗？

你找村长，村长那里有电话，女人眼睛亮亮地盯着我满是问话，我不理会她，买些饼干，方便面，还有手电筒，是三节电池的那种，我看看是否还有与电讯，电器有关的东西，哪怕是收音机，可供外界联系的东西都没有，我有些绝望，大雪天，我不知道困多久，我只有几百元现金了，应该节约点，问那女人是否可用银行卡结账，女人反复翻动那张金卡，摇摇头，我从来没见过。



我自己笑了，这儿没有读卡器，准确说，这儿没有电，有邮政，或者储蓄所？女人大眼望着我一脸茫然，我比画着说，邮信的，女人点点头，从一个大纸箱里摸出一个小的牛皮夹，还有塑料袋，她示意，寄东西先装在牛皮夹里，然后用塑料封好，到村长那里用船送出去。

我说这寄东西不成了猴年马月的事。

女人点头，三个月到半年，捕鱼捞虾的人没急事。并告诉我，储蓄在另一栋房子。顺手一拐弯便是。

我出门，雪停止了肆虐，天地一笼统，黄狗变白狗。雪成了唯一的事物但又压迫着所有的事物，天地皆白可层次清晰，天空的白以丝线的姿态播种，水面，沟坡，芦苇垛，房屋构成了白色的阶梯，那些散状的芦苇或者树杈刺破白色的褥子使雪光有了一些闪闪烁烁的差异。脚踩在雪地首先是嚓嚓——然后叽咕一声，踩实了大地便显示硬度，但我明白，这湖洲的雪地是不能乱跑的，白茸茸之下是沼泽，是陷阱，随时可能在这雪原之上湮灭。

拐弯有三二个年轻人扒雪堆，然后在空地上玩游戏，投壶，买房子。一个戴棉帽的孩子投出一枚圆币，闪闪发光，碰着陶壶边，咣当，声音非常清脆，声波震动溅飞的雪花，我注意那是一枚大清通宝，随后摞在它上面的是银元，我惊奇，刚凑过去，又飞过来一枚青铜刀币，我诧异的是他们浑然不觉，只顾把那些古币丢三掷四的，明钱，铜板，还有汉五铢，当然也有些现代镍币，他们把那些古币拿在手里叮叮咚咚，有些币面很脏，黑黑黄黄，花纹有些磨平了，或者内方外圆处会缺一些棱角。这种陈旧在雪地里依然很灿烂。钱能流逝掉么？我心里问，价值会置换成那些金银铜居然会不朽，或者腐朽也是有光芒的。如同这投壶、跳房子，古代的游戏它也会永远流传，只有人们对一种游戏懵然无知洗净价值，古老的方式便成了新艳形式。

这时一个中年汉子从储蓄所出来，嘴里嘀咕，有钱还不让人存，这荒洲之上我拿这钱有啥用。我说你等一等。那人拿了一叠人民币。我同你去，那人重新和我进去，我说明来意，没想我身边的中年汉子也笑了，那个储蓄员说我们这儿只存钱不取钱，我奇怪了，这不是黑店吗？

那人嘴角有一些讥诮说，我们存钱是自愿的，我追问她那这位大叔